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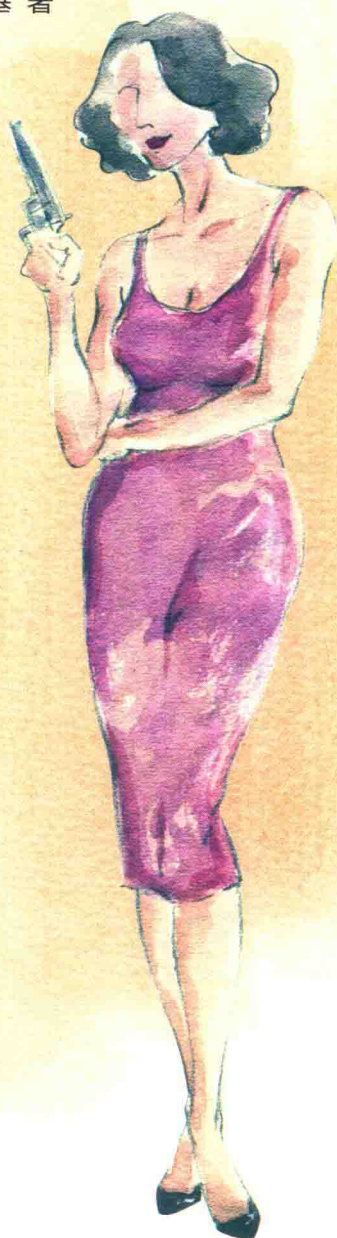
SARA PARETSKY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王伟 译

IV

黑名单



Blacklist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黑名单

Blacklist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王伟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BLACKLIST

By SARA PARETSKY

Copyright © 2003 BY SARA P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55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名单 / (美) 莎拉·派瑞斯基著; 王伟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9
(守护天使: 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

ISBN 978-7-5133-3165-4

I. ①黑… II. ①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028 号



黑名单

(美) 莎拉·派瑞斯基 著; 王伟 译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插图: 宣 和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625

字 数: 351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165-4

定 价: 258.00元 (全五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在荒野中前进
11	第二章 坚强的老贵妇
19	第三章 水中的双手
28	第四章 又一次进牢房，亲爱的朋友们
38	第五章 随机的旅程
46	第六章 邻里的纠缠
56	第七章 带病也要坚持工作
65	第八章 一闪一闪亮晶晶
75	第九章 冰块编辑
82	第十章 无迹可循的沙漠
92	第十一章 诗中的儿童乐园
103	第十二章 沃巴什炮弹
112	第十三章 流沙？
119	第十四章 新闻录影中的裂痕
128	第十五章 死者的家
138	第十六章 伯克与海尔
145	第十七章 井里的提米
152	第十八章 护城河里的鳄鱼
163	第十九章 龙的咒语
173	第二十章 一个委员会明星成员的巢穴

目 录

182	第二十一章 拼图游戏
188	第二十二章 丢失的拼图在哪里?
195	第二十三章 家庭老仆
200	第二十四章 带着水肺潜水
208	第二十五章 从北面爬上去
213	第二十六章 巨蚌的双颌
222	第二十七章 哦, 你好, 警官
229	第二十八章 当你想乘车的时候——偷一辆
234	第二十九章 重返荆棘丛
242	第三十章 热身
248	第三十一章 超级英雄
256	第三十二章 高尔夫灵车
260	第三十三章 爱国者法案
266	第三十四章 什么人权法案?
277	第三十五章 在朋友中——寻求改变
283	第三十六章 临床态度
293	第三十七章 男孩最好的朋友
302	第三十八章 两个死脑筋的对话
309	第三十九章 不可告人的秘密
320	第四十章 纠缠, 纠缠, 纠缠在一起的人生

目 录

328	第四十一章 在家里开始的慈善
334	第四十二章 沉默是——
339	第四十三章 被停尸房赖账
348	第四十四章 天才少年
359	第四十五章 冰块人来了
370	第四十六章 滚轮上的仓鼠
379	第四十七章 犀牛皮的坚韧
385	第四十八章 发病
392	第四十九章 恐怖分子或乘 SUV 逃跑
400	第五十章 爱人们的工作丢了
407	第五十一章 死人说话
414	第五十二章 某些人的包装
418	第五十三章 死得不值得
425	第五十四章 诡异的睡眠
429	第五十五章 伊格尔河畜栏的枪战
437	第五十六章 死亡留言
442	第五十七章 爱人失而复得

第一章 在荒野中前进

拂过月亮脸庞的阴云让我很难看清前面的路。昨天早上我来过这个地方，但是在黑暗中一切都变了。我不停地被树根和砖块绊倒，跌跌撞撞地向前走。

我极力不弄出任何声音，可能有人潜伏在附近，但是我更在意的是我自身的安全：我不想扭伤脚腕让自己不得不一路爬回到公路上。在一个地方，我绊在一块松动的砖头上，然后一跤跌倒，尾椎骨着地。疼痛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使劲吸气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揉着剧烈疼痛的部位，我在想吉拉尔丁·格里厄姆是不是也看见我摔倒在地。她的眼神不是那么好，可是她的望远镜不仅有图像稳定功能，还有夜视功能。

困倦让我很难集中注意力。现在是半夜，通常对我的时间表来说不算太晚，但是我这些天睡眠非常差——我很焦虑，也感觉孤单。

九一一事件刚刚发生，我和其他美国居民一样麻木且恐惧。一段时间后，当我们迫使塔利班隐藏起来并且发现炭疽事件好像是国内某些疯子的杰作，大部分人就把自己裹在美国国旗里然后回归正常。但是我做不到，因为莫雷尔还留在阿富汗——即使他迷恋于睡在山洞里，追随着从军阀变成外交官再变成军阀的人。

二〇〇一年夏天，人道医学医疗小组前往喀布尔，莫雷尔紧接着

签了一份合同，要写一本关于塔利班日常生活的书。我是如此艰难地生存下去，他会这么说，同时我担心他可能会与塔利班臭名昭著的反不道德行为局有冲突^①。

那是在九月十一日以前。之后，莫雷尔消失了十天。我从那时就失眠了，虽然有个与人道医学组织在一起的人从白沙瓦给我打电话说，莫雷尔仅仅是去了一处不在电话信号服务区内的地方。世贸大楼攻击事件发生后，团队大部分人都立刻逃往巴基斯坦，可是莫雷尔想方设法和一个老朋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那样他可以报道难民北逃的情况。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打电话的人告诉我这是莫雷尔的原话——他在科索沃的时候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也许这只是另外一个一辈子的机会。

当我们于十月份开始轰炸的时候，莫雷尔首先留在阿富汗以个人名义近距离报道战争，然后一路跟随新的联合政府。旁注在线，费城老牌月刊《旁注》的网络版，雇用他搞战场报道，正好他一直在努力攒一本书。《卫报》也时不时地付钱买他的新闻报道。我甚至在 CNN 见过他几次。看见电波传送来一万两千英里之外你爱人的脸庞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知道有一千万人聆听那个在你耳边低语情话的嗓音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过去经常低语情话。

当他在坎大哈重新露面的时候，我先如释重负地抽泣，然后在卫星电话中冲他尖叫。“可是，亲爱的，”他抗议道，“我在战争地带，这个地方没有电也没有手机信号塔。难道鲁迪没有白沙瓦给你打电话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不停地变换地点，所以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①反不道德行为局，即伊斯兰宗教警察。

他在哪里。不过他待在信号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他需要帮助的时候：维艾，你能不能查一查为什么艾哈麦德·哈齐兹在库利斯监狱被单独关押？维艾，你能不能查一查联邦调查局有没有告诉过哈齐兹的家里人他们准备把他移送到哪里？我现在得赶紧走了，马上要进行对本地头目三老婆的大儿子的热门采访。以后再补偿你。

我有点生气自己被当成免费调查所。我从来没有想过莫雷尔是一个迷恋肾上腺素分泌的人，是那些置身灾难中以获得快感的记者中的一员，于是我发给他一封略带责备的电邮，责问他想证明什么。

“自从战争开始以后，十几个西方记者被谋杀，”我写到这一点，“每次我打开电视，都准备好听到最坏的消息。”

他的回答几分钟后就到了：“维多利亚，我热爱的侦探，如果我明天就回家，你会不会真诚地承诺退出侦探行业？我也很关心你的人身安全啊！”

一条让我更生气的信息，因为我知道他是对的——我正在耍手段，并没有公平地处事。我需要看见他，摸到他，听到他——活生生的，而不是在网络空间。

我开始厌恶跑步。当然我也厌烦与楼下邻居共同抚养的两条狗：当看到我大汗淋漓地回来，它们马上缩回孔特雷拉斯先生的卧室。

尽管我跑很长的路——这些天我跑十英里而不是通常的五六英里，仍然不能让自己因疲惫入睡。九一一事件后，我的体重在六个月里掉了十磅，这让我楼下的邻居很担心：孔特雷拉斯先生曾在我长跑回来的时候给我做煎蛋奶面包配火腿，最后胁迫我去洛蒂·赫切尔那里做一次全面检查。洛蒂说，我的健康没有问题，只是遭受了太多精神上的疲倦。

不管你怎么说，这些天我对工作也是三心二意。我专精于经济和

产业犯罪。以前经常要花大量时间走路，前往政府大楼查阅记录、进行人身监视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只是从这个网页逛到那个网页。你要能在电脑前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我现在可没有那样的精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半夜还在拉彻蒙特庄园附近徘徊。当我最重要的客户请我去寻找可能会在晚上偷偷潜入那里的人，我是那么渴望干些体力活儿，我甚至会用衣服袖子把这幢房子喷泉周围的石头板凳都擦一遍。

几乎从我的事务所开张的第一天起，达罗·格里厄姆就是我的客户。他的公司，大陆联合集团公司驻纽约办公室在世贸大楼被袭事件中失去了三个人。达罗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的冷酷、悲痛造成的苍白脸色比这些天我们不停地从别人嘴里听到的话更加感动人。他不会总惦记着损失和后果，领着我到他的会议室，然后打开了一卷西边郊区的详细地图。

“我因为个人原因请你来这里，不是业务上的事。”他用中指敲着新索尔威非自治村内波威耶西北边的一处绿色区域。“这是私有土地。大型住宅都属于那里的一些老家族，比如埃伯斯利家、费利提家等。他们以前可以保留这块地的完整性——比如一处私有森林保护区。此处一指宽的棕色区域是塔弗纳在一九七二年卖给开发商的十英亩土地。那时还发生了一次抗议，但是他并没有越权。我想，他不得不支付法律费用。”我的目光跟随着达罗长长的食指指向的一处嵌在绿色中好像一根胡萝卜的棕色区域。

“东边是一处高尔夫球场。南边，我妈妈住在那里的社区。”一般情况下，达罗是一个冷酷且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很难用正常的状态描绘他，他好像天生如此。

“我妈妈九十一岁了。她独自生活。不管怎么说，我不想这样——

她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她住的地方是一片新开发的区域——阿诺丁公园。市内住宅、公寓楼、小型购物中心，如果她需要医疗服务，那里还有疗养院。她看起来很喜欢那里。她喜欢交际。而我儿子是我们家里社交缺失的一代。”他的冷笑一闪而过。“那块地方的名字真可笑，阿诺丁公园，听起来让人反感。当你想到疗养院的老年痴呆症部分，妈妈告诉我说语言有‘抚慰’或‘治疗’的功能。

“她的公寓房俯瞰拉彻蒙特庄园的空地。那是大型建筑之一，周围有很大一片空地。那里空置了一年——原本的所有人是杜鲁蒙德家。三年前继承人把这片地方卖掉，但是买地的人破产了。费利提正在谈买地的事情，所以他可以阻止更多的开发商进入这个地方，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失败了。”

他停下来。我等着他讲正题，他可从来不会客气，但是一分钟过去了，他还在沉默，我只好开口道：“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富豪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不让它从富裕的地方分割出去？”

他阴沉着脸道：“我不是叫你来闹着玩的。我妈妈认为她看见有人晚上在那里进进出出。”

“她没有想过叫警察？”

“警察去了几次，但是没发现什么人。控股公司经营土地的代理人那里安装了保安系统。系统没有遭到过破坏。”

“周围有住户看到过什么吗？”

“这就是那地方的问题，维多利亚：邻居彼此看不见对方。那里都是独栋房屋，有上百年的大树、花园等。当然，你可以找周围的邻居谈谈。”他的手指又一次在地图上比画，给我指明距离，但是他的语气有点飘乎，不太像他。

“你有什么利益在这里，达罗？你想自己把这块地买下来？”

“天啊，不是。”

他没再说别的，走到窗户旁看着外面瓦克大街上的建筑工地。我脑子有点混乱地盯着他。几年前他找我帮他儿子教训一个毒贩子的时候，他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躲躲闪闪。

“妈妈总是有自己的原则。”他对着窗户喃喃道，“当然，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得到警方的重视总是比别人多。但是她感觉受到了侮辱，因为警察没有严肃处理她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她看到的是幻觉，毕竟她有九十多岁了，可是她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抱怨警方不重视她的事情。”

“我会试试能不能找到警方没有发现的事。”我轻轻地说。

他的肩膀放松下来，转过身对着我。“你的报酬，维多利亚，去找卡罗琳签合同。她还会给我我妈妈的具体情况。”他带我出去找他的个人助理，助理说还有一个与科伦坡的电话会议在等着他。

我们在星期五下午谈了一次，那是阴沉沉的三月一日。星期六早晨，我最先开始的工作变成了去索尔威的长途跋涉。在开车出去之前，我去办公室找西部郊区的测绘地图。我看看电脑，然后坚定地弃之而去。过去的十个晚上，我已经登录了三次，没有收到莫雷尔的一个字。我感觉我像一个酒瓶子就摆在面前的酒鬼，随后我锁上办公室的门，没有检查我的邮箱，开车前往四十五英里外的富人居住区。

往西去的路总是让我觉得我正在前往天堂，至少是去资本家天堂。这条路开始于芝加哥浓烟滚滚的工业区，经过老旧的蓝领工人住宅区，这里和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挺像——小平房里住着面相有四十来岁的妇女和因工作饮食过早患心脏病的男人。你开车经过他们来到城市边缘的贫困小镇——西塞罗、伯温，在这些地方，为了一美元你都可能会被狠狠地揍一顿。再往前，空气开始变得清新，财富逐渐增加。这

时，我到达了新索尔威，实实在在地乘坐水上飞机落在股票海洋的浪尖上。

我把车停在公路出口的收费站查看地图。卡佛得尔路是一条穿过新索尔威的主干公路。它从镇区的东北角开始，形成一个巨大的四分之一圆弧，在东南角与德克森路交会。沿着德克森路向南可到达鲍威尔路，这条路从吉拉尔丁·格里厄姆居住的阿诺丁公园开始把新索尔威一分为二。这在地图上看应该是条主干线，于是我沿着这条路线驶向西北方向的入口。

顺着卡佛得尔路向下开了还没有五十英尺，我就到达了达罗说的地方：在那里相邻住户之间没法窥视彼此。马匹在围场里吃草；果园里的树上还挂着去年秋天的干苹果。透过光秃秃的树林，在公路上可以看见几幢大宅邸，但是多数都在宽阔车道遥远的另一头。更可怜一些的乡下人的确可以从房屋侧面的窗户看到别人家的车道，但是这里的多数宅院坐落在数目可观的不动产上，或许有十英亩到十二英亩。大多是老宅。没有新房子。更没有像麦克大厦的建筑，在三万平方英尺的小地块上闪闪发光。

向南走了一英里半之后，卡佛得尔公路转了个弯向东延伸。我沿着这个弯道向前走，几乎走到头，石头柱子上一个“请谨慎驾驶”的标志提示我拉彻蒙特庄园到了。

在卡佛得尔路最东头，我开车直接通过收费站拐往西南方向，这样我可以看看达罗的妈妈居住的小区。我想搞清楚她是不是真的能观察到拉彻蒙特庄园。因为篱笆墙的阻挡，马路上的人看不见新索尔威的大楼，但是格里厄姆女士住在一幢小公寓楼的四楼。从那样的有利地势，她也许可以观察到那个建筑。

我又返回卡佛得尔路，开车通过一段布满弯道的马路来到拉彻蒙

特庄园。我把车停在一处来到这里的人都能看见的地方，然后把自己完美地伪装起来：一顶安全帽和一个文件夹。安全帽会让别人以为你是修空调的或者是搞建筑的。他们一般都是这副打扮。我希望不会查工作证。

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不禁暗自惊叹：以前的所有人在如此广阔的地方干了很多事。除了宅第本身，这片地产上还有车库、马厩、温室，甚至还有一间农舍，我想一定是给照料这片土地的佣工们住的，或者是将会照料这片土地的佣工们，如果有人能付得起钱。房产经济人没有花多大精力维护这处房产，在宅第和外屋之间有一个喷水池，里面堵满了落叶和枯死的百合花。我甚至看见一条鲤鱼翻着白肚皮漂在水面上。一排排的花圃长满了野草，草坪也没有人定期修剪。

众多的建筑和缺乏维护让人觉得有些压抑。如果你相当奢华地买下这片地方，你怎么才能照料它？每一处建筑我都转了一圈，查看地基和窗户上是不是有洞，但没发现什么。我抱着双臂。抱怨只会让工作更艰难，以前我不想洗碗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这样说。我决定从最小的房子查到最大的房子，也就是说我要最先检查的是农舍。

我扒着窗户看完农舍，颤颤巍巍地站在篱笆桩上查看暖房顶棚的玻璃有没有破损，确定马厩和车库的门不仅关得很严，还没有闯入的痕迹，等这些事情做完，已经到了下午了。虽然我又渴又饿，但是夜色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仍然来得很早。我不想花费白天的时间找吃的，所以我坚定地在宅第周围查看。

这真是一幢大房子。从远处看，房子造型秀美，在设计上有一点像联邦政府大楼，纤细的立柱，方方正正的前门脸，不过我只关心四层楼的窗户、一楼四周的门、二楼以上阳台的门——入室窃贼的天堂。

一二层所有窗户都有安全系统的报警器。我用电表检查了一楼，没有发现什么地方于近期被破坏过。

确实有人到这里来过：啤酒瓶，包装薯片的锡纸，捏扁的纸烟盒，意料之中的避孕套，都在诉说着它们的故事。也许格里厄姆女士仅仅看见了一群本地孩子在干私事。

当我正在犹豫是否要爬上立柱检查一下阳台门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附近。一个中年警察不紧不慢地向我走来。

“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

“可能和你一样。”我用手里的电表指向宅第。“我为机械工程师弗洛瑞和卡波工作。我们听说某些女人认为晚上有小妖精这里在游逛。我过来检查一下线路。”

“你动了车库里的东西。”警察说。

我笑了。“噢，先生，我在进行暴力测试。他们在伊利诺伊工学院曾经提醒过我们，但是我想看看会不会有人真的可以举起那几扇门。很抱歉让你跑到这里来。”

“没关系，你把我从第八十个请求检查可疑信件的电话中拯救出来。”

“真是麻烦，对吗。”我说，心里盼望他千万不要检查我的身份证。“我在芝加哥警察局的一个朋友说他这几天感觉自己快崩溃了。”

“这里也一样。我们这儿还有水库和几个电站要看守。联邦调查局抓住那个散布炭疽的混蛋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回应那些歇斯底里的电话，称接到了忘记把回信的地址放在信封里的老梅奇婶婶的来信。”

我们像近来所有人一样杂七杂八地聊着当下的局势。警察受到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必须全力应付数不清的恐怖攻击，实在没有精力

继续处理地区犯罪的重担。过去几十年来已经跌至最低水平的驾车枪击案件在过去六个月跳跃性上升。

警察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哼哼了几句。“我还是要走了。你在这里行吗？”

“好的。我也准备要走。在我看来这里很干净，除了那些普通的垃圾——”我的脚指向墙角的一个空烟盒。“我不明白这里能用来干什么。”

“要是你在顶楼找到本·拉登，给我打电话：我会得到特别嘉奖。”他挥挥手跟我道别，钻进警车。

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要检查的，总之，天很黑了，看不清东西。我走向花圃的边缘，那里再往前就是一大片树林，我又打量着这所大房子。我从这里可以看见顶楼的窗户，但是它们都向天空呈现出一张空洞的脸。

第二章 坚强的老贵妇

我必须通过不同的安全检查点才能到达吉拉尔丁·格里厄姆家。阿诺丁公园是一处警卫严密的小区，在入口处有一个警卫登记了我的驾驶执照号码并且询问我的来意后给格里厄姆女士打了个电话，得到同意才放我进去。我呈蛇形行驶在郊区开发商钟爱的弯弯曲曲的路上。这个小区比从外面看要更大一些。除了市内住宅^①、公寓楼和像小型医院一样大的疗养院，这里竟然还有一小排商店。几个不把沉闷天气当回事的高尔夫球四人组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些商店边缘的一家酒吧门口。我随便走进一家设计得像阿尔卑斯山木屋一样的食品杂货店买了一瓶价钱超高的水和一根香蕉。让血糖升高有助于我去见客户的母亲。

当她打开门，我有些困惑：吉拉尔丁·格里厄姆看上去太像他的儿子了，我几乎可以认为站在门口的人是穿着玫红色丝裙的达罗。她长着他的长脸、大鼻子和同样冰冷的蓝眼睛，虽然她的眼睛因为年龄的缘故有些浑浊。唯一的区别是她的头发：多年过去了，达罗的头发由金黄变成花白；而她的头发是深色的，深棕色的一束中夹杂着一缕一缕的白色。她的身体挺得和她儿子一样直。我脑子里浮现出她妈妈给她系维多利亚式矫正背板的情景，然后这个情景又转移到达罗身上。

^①在乡村地区有住宅的人在城里买的宅第。